

谭元亨 著

知青女性三部曲

我的倩女

卷5

W O D E Q I A N N U (上)

谭元亨文集 Tanyuanhengwenji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谭元亨文集 Tanyuanhengwenji

知青女性三部曲

我的倩女 卷5 (上)

谭元亨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谭元亨文集·卷 5—卷 6/谭元亨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

(谭元亨文集)

ISBN 978-7-5354-4542-1

I. 谭… II. 谭…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8046 号

责任编辑:黄海阔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印张:37 插页:3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959 千字

定价:80.00 元(卷 5—卷 6)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楔子	东方神秘的符咒	1
----	---------------	---

卷一		13
----	-------	----

第一章	茶山坳情思	14
第二章	救星与俘虏	28
第三章	七姊妹的根根绊绊	34
第四章	一个郎中一帖药	42
第五章	几笔难算的账	48
第六章	山口遇险	55
第七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62
第八章	麻绳缠了鹭鸶脚	71
第九章	送上门的干闺女	79
第十章	水里来,火里去	85
第十一章	骗上了门的傻女婿	90
第十二章	任性的小鸟儿	108
第十三章	哭嫁	119

第十四章 山里没贼,可有偷情的	127
-----------------------	-----

第十五章 三姊妹的婚礼	132
-------------------	-----

卷二

第一章 闵妍妍的决断	146
------------------	-----

第二章 枕头风	152
---------------	-----

第三章 信任与麻木	158
-----------------	-----

第四章 梦兰不曾哭嫁呀	162
-------------------	-----

第五章 乡里客	170
---------------	-----

第六章 外公要见小青果	176
-------------------	-----

第七章 稀泥巴糊不上壁	181
-------------------	-----

第八章 培养小青果的计划	186
--------------------	-----

第九章 吴云昌偷儿子	193
------------------	-----

第十章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201
---------------------	-----

第十一章 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	208
----------------------	-----

第十二章 郊外,薄薄的春色	216
---------------------	-----

第十三章 家娘坐了冷板凳	220
--------------------	-----

第十四章 守在出厂的大道旁	224
---------------------	-----

第十五章 小青果要过生日	229
--------------------	-----

卷三

第一章 话出无心	234
----------------	-----

第二章 旧词新解:工作得做到家	238
-----------------------	-----

第三章 伤筋动骨一百天	244
-------------------	-----

第四章 就这么敲定了	252
------------------	-----

第五章	她没有来送行	256
第六章	不速之客	264
第七章	命中注定	269
第八章	窗外,掠过一片云影	275
第九章	晴空霹雳	285
第十章	阴森森的小树林	294
第十一章	可怕的指控	308
第十二章	最后送到的证词	319
第十三章	人心总是肉长的	332

卷四 343

第一章	只缘身在此山外	344
第二章	毕竟是姊妹一场	348
第三章	淳厚的山里人呀	356
第四章	最后一点情分	361
第五章	爱操心的兰妹子	372
第六章	横风斜雨	379
第七章	机关算尽太聪明	392
第八章	“我是一个残酷的女人”	396
第九章	三姊妹又走到一起来了	404

尾声行人更在春山外 419

楔子 东方神秘的符咒

湘东，顾名思义，是为湘水以东，北起幕阜山脉——相传李自成在此出家，后歿于其间九宫山，西过罗霄山脉炎帝陵，南至舜帝不幸驾崩的苍梧之野，九嶷山下。自古以来，群山大雾深锁，浓云密封，颇带几分感伤而又悲壮的色彩，因此有了许多神奇动人的传说。炎帝降生，是一头善良的白鹿把他哺育大的，故炎帝陵前塑上一头高大的白鹿，又称为白鹿原。娥皇与女英为舜帝奔丧，一路掉泪，所以这里便有了印着斑斑泪痕的湘妃竹。她们不幸溺于江中，又化作了湘水的神灵。后来，屈原还为她们写下了《九歌》中灿烂的篇章。他自己也终为馋言所害，被长期流放，忧国伤时，报效无门，终抱石沉江，歿于湘东的汨罗。多少个世纪以后，民族英雄岳飞北上抗金，昼夜兼程，路过这片莽莽山川时，已是漆黑不见五指，道路无法辨认，他听得一眼山泉水响，便趋去饮上一口，骤然间，天宇全亮了，他念是古代的忠魂显灵，于是大笔一挥，题上“光泉”二字……

由此，湘东仿佛有着整个东方文明神秘的符咒。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种力量在左右着社会和人的兴衰哀乐。步入湘东，便进入一个感奋、神秘的世界，云呀山呀，浑然一体，仿佛是古战场，旌旗猎猎，战车辚辚，烈马骎骎……

自然，当代的湘东，更有其神秘的魅力。它哺育了中国革命整整一代先行者，建立过第一个红色政权……正是这些，生长在此处的山

民，为古代的传说所激奋，为当代的硝烟所熏陶，更为大山本身的气质所熔铸，他们剽悍，粗犷，暴烈如虎，他们讲义气，重人格、轻买卖，薄钱财。他们的血管里，一旦燃起了野性的火焰，那是可以翻天覆地的。

只是打红军北上后，直至解放，直至七十年代间，山区又沉滞于往昔那原始的、封闭的、贫困的岁月之中。直到今天大变革年代的出现，山民们才投入到一种崭新的奋进、剧烈的竞争之中，带上他们固有的粗犷、豪爽的锐气……

这个故事，就从七十年代中叶说起吧。

县城虽古老却很小，抽两支烟的工夫可以打个来回。太小了，又从何说起？正好，有一天，有一个来自千里之遥的人物，拜访了这个县城，惹出了一场山里人当真、外乡人打趣的赌咒和玩笑……

且慢，赌咒这事虽小，芥豆之微，可它却发生在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湘东山区，说不定它就具备某种神奇的力量，决定了某些人的命运……

既然如此，那就不妨从这赌咒说起吧。

那是县城一个最小的小酒店。所谓小，只一个门，一扇窗，一片柜台外加一位老婆婆，连招牌，都只作一张八开大小的纸写在门楣上。它是国营的，抑或有个营业执照，不曾有人考据，暂且存疑。其间的格局，也与大城市里的酒店不一样。柜台仍似旧朝代时那么高，占了小半间屋子，作兴那时木料用得扎实，不是檀木便是梓木，只见那柜上油漆斑驳，可木头还是那样牢靠，不蚀不朽。唯一的服务员老婆婆，高高在上，提着打酒的竹筒锯的量斗，活像施主一样，顾客只能在柜台下面双手捧接，战战兢兢，不小心便让酒洒了。这古老的积弊早就该改，可柜台不许可。改革便无从谈起。这酒店有个好处，柜台外摆了三四张三尺见方的小竹方桌，还有被固定在地上的长条板凳，因此，打了酒，就可以借上两个碗，在这小店对饮起来。当街对门，要在大城市未免有伤风雅，可在这里却百无禁忌。如果说，县城成了“开放城市”，那么，它首先就“开放”在这个小酒店里。不为别的，单为知青们喜欢光顾这个地方，发发牢骚，泄泄怨气，小酒店

的“官方”代表——那位两颗门牙已掉剩一颗的老婆婆似耳背，绝对不会打小报告，图什么先进当当，或者捞个一官半职。再“反动”的话，在这里说了就说了，不会担心被立案审查。凭此，又该知道这个小店生意兴隆的窍门了。

老婆婆笑眉笑眼，哪怕你只打五钱酒，她也不会嫌少；一斤一斤地打，她反会劝你：“喝个昏天黑地，准备到山里喂老虫么？”

“不进山了，两张竹桌子一并拢，睡个凉快！”

真有醉成烂泥的，她便招呼人，把醉鬼抬到自己屋里住上一宿。睡竹桌子，那是笑话，公家地方能住么？脱不了嫌疑的，连她也住在小巷里，小店晚上一把锁。山区民情淳厚，没有撬门扭锁的。再调皮的“知码子”，也不会对这小店施行无礼。

这天午间，日头照在县城边上白雪皑皑的小山包上，映着烘笼子，提在手上，来了客人，还没送上酒碗，她便递过烘笼：“先暖暖手，我这就给你打酒。”酒未暖心，话已暖心了。

这回来的显然是个远客，脸很白净，文质彬彬的，只两颧让北风吹得发红，嘴唇发乌。衣服穿的不多，大概没估计到山上竟有这般冷，靠着柜台还瑟瑟索索的，一副落魄的样子。只怕平日烟酒也不沾的，可他一开口竟要了半斤。老婆婆提起量斗，不由得疑虑了，问道：

“你……能喝这么多？”

“远道，衣没带足，听说酒暖身子。”远客倒是个老实人。

“从没喝过酒？”

“可以这么说。”话里书生味很重。

“那……先打一两试试，我另外再给你一点送酒的菜。空肚饮酒，要坏事的。”老婆婆是好人，不图赚几个酒钱。

远客点了点头。

果然，头一口就呛住了。老婆婆直怨自己：“忘了给你说了，得慢慢抿，像品茶一样，不比喝山泉水……”

这时，随着杂沓的脚步声，门给放肆地撞开了，七八个青年人扑了进来。他们显然是常客，一个个衣冠不整，全身灰不溜秋，衣服上

挂开的口子用胶布粘着，有药用白胶布，也有电工用的黑胶布，头顶上的帽子揉得皱皱巴巴的，上面净是油腻，半歪半正的，全压没了眉毛，脸色像芋头皮。显得粗糙不堪，两手插在两侧裤袋或一手插在屁股后小兜里，不住地耸着双肩，眼珠子滴溜溜乱转，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不用问，这准是下乡七八年的老知青了。他们是海量，合伙一要便是三四斤，老婆婆也不多言，提过量斗便打，用海碗打，让他们一碗碗端去。

“家里又汇钱了？”

没有回答。

她又加了一句：“爹妈挣来几个辛苦钱不易……”

“哪里！”老婆婆的话给打断了，老知青开了口，“年终分红，一毛八分钱一个工，一结余，每人只有一块六，凑到一起喝回酒，也不枉干了一年！”这是个瘦高挑个子，脸上有几颗粉刺，下巴尖尖的，鼻骨棱棱的，一看便知是个精明人。这番“壮举”——把一年的分红当一杯酒喝了，显然是由他倡导的。

因为远客一人占一张小桌，其他几张小桌已经有人了，他们便客客气气地打了招呼：“伙计，打扰了。”就坐在远客的另三侧。

喝了几口闷酒，瘦高个子斜眼打量了一下来人，不客气地问：“伙计，你不是土地爷吧？”

来人瞥了他一眼，说：“出差来的。”

“出差？天寒地冻赶到这山里来，只怕是发配吧？一看你脸色我们就明白。”瘦高个子冷笑了一声。

“也可以这么说。”来客倒不否认。

“打哪来？”挑衅者口气和缓了。

“沛远。”

“哟，我们还是同乡。”瘦高个子一下子变得热情了。沛远是这个地区的首府，知青大都从那里来的，“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你不可能是来搞招工的，但你总归能听到点消息……”

其他知青也七嘴八舌问了起来。

偏偏来客是不问世事的，一问三不知，连知青都听说某某厂要下

来招工，特别照顾职工子弟，某些剧团想来物色演员，某某专科学校又要重新开办……他都不能予以证实。瘦高个子又变了脸：“伙计，你离开沛远有多少日子了？”

另一位知青打趣道：“他恐怕刚从月球上回来。”

来客苦笑了一下：“那便三生有幸了。”

瘦高个子显然要发动一个攻势，捉弄、吓唬一下这位远客，装腔作势地说：“听说又要搞什么运动了，到处都派了工作队，恐怕你……”

同伴们心领神会，马上围攻上了：

“不是犯了什么大案子跑出来的吧？”

“小心点，连这小县城的工人民兵也挺厉害的……”

来客只是淡淡一笑。

这时，一位知青却突然惊叫了起来：“省报的记者又来了……他后边是谁？该是第四个了吧！”

这下子，所有人都挤到窗口，眼睁睁地盯着外面……

来客也感到惊奇，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呢？“该是第四个了”指的什么人？于是，他也好奇地凑到了窗口边上。

雪后初霁，街上出现了一个身穿黄白色的长风衣的省报记者，手里还有个鼓鼓囊囊的提包，里面一定装了摄影机、文稿之类。尽管寒风刺骨，他领口还是敞的，不失潇洒的风度。身边还有一位姑娘。

显然，知青们的兴趣都集中在这姑娘身上。

可姑娘并没多少出众之处。论相貌，不过是中等偏上，脸圆圆的，嘴唇微微有点噘——典型的湘东姑娘特点，眼睛不大也不小，鼻梁有点儿塌。她跟在记者后面，有点儿羞怯，不时还蹙蹙眉，不敢往两侧瞥上一眼。

记者不住地说什么——隔着窗子，自然什么也听不见，只见他嘴唇不住地翕动，那表情是热烈的、痴迷的、亲昵的，可见两人关系已非同一般。姑娘未免有点怯场，偶一贴近点，便马上闪开了。这个闭塞的山区，一男一女并肩走便是个稀罕事。记者打省里来，不在乎，可姑娘自山里出，在乎着呢！

“少说要大个七八岁!”不知谁逗了一句。

“真糟,又让抢走了一个!”瘦高个感叹道。

来客不明白他们说话的含意。

“就剩最后三姊妹了!你可得抓紧点哪!”又是一位知青在说。

“还没找到进兵的借口呢。”瘦高个子接了白。

这时,有一辆小吉普驶来了,记者把手一招,车停了下来。他颇懂礼貌,先让姑娘上去,而且坐在前面,自己再钻进后面一扇门里。

小吉普一溜烟地走了。

这时,又进来一位顾客。显然,他对外面发生的一切茫无所知,进门便站在柜台前,用浓重的土话要打酒。

知青的议论声却压过了他的话。

“娘的,他又抢走一个……”知青们又重新回到了竹桌子边上,一边抿酒,一边议论。

“可不,前面三朵金花,都让那些不劳而获的采去了,这位记者倒是有功之臣,把这七姊妹吹了整整七八个年头,总不能做无用功嘛。”瘦高个子显得很通情达理地说。

“这位好像不是插青。”

“七姊妹中有两位是回乡知青。”

“回乡的更好,山野里的妹子才足味呢,又贤惠、又老实,无后顾之忧。”瘦高个子不无遗憾地说。

“急什么,两个还剩一个呢。”知青们又逗趣起来了。

当知青们议论起七姊妹时,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他们说的七姊妹也曾是这小酒店的客人,老婆婆竟一次又一次地过来擦桌子,也不怕怠慢了新进来的顾客。

新进来的顾客有点不耐烦了。直捶着柜台,两只脚也直弹,他显然是被冷的,用当地的土话直嚷嚷:“挨饥,给我来二两,冷得鸡抬脚了!”

知青们来了这么些年,自然是懂得这些话的,轰地一下大笑了:“老乡,是你抬脚,咋个闹鸡瘟了?”

老婆婆白了他们一眼,赶快回了柜台,她是一双大脚,如今仍行

走利索，便打上了二两，只见那后生子一仰脖子，“咕噜”一声，二两全落肚了，“再来二两！”

这把知青们看傻了，哪有这号干喝酒的？一连倒了三趟，那小子还脸不红、心不跳，又递过杯子：“再来二两……”不过总算有了后文——“给两条猪尾巴，切不切没关系。”

旁边一张竹桌子有了空位，他端了酒，拎起两条猪尾巴，便坐下来了。他毫无恶意地对知青们讪笑了一下，又独自饮酒了。

知青们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上，怂恿瘦高个子谈谈“进兵七姊妹”的法子，老婆婆又勤快了，擦了好几回桌子，旁边几张全抹了。

瘦高个子显然是个人物，他是那号左右逢源的人物，与所有的知青都合得来，听他的话语，就可以知道，大家去偷鸡打狗，他决不会拉在后面，摆“百鸡宴”、“狗肉席”，他也会以东道主自居，给所有的人劝酒……

现在，他两颧喷红，眉飞色舞地叙述起他的规划来了：“……我不过是县里的典型，他们茶山坳七姊妹是省里树的，我矮了两篾皮。可既都是典型，就总归有共同之处。听说如今得挖点老典型的新成绩，七姊妹总不能光吃营养体育棉的老本，得立新功。哦，是了，如今只剩三姊妹，她们的日子恐怕会不大好过了……”

“得了，得了，你云山雾罩的，扯得没个边际……”另一位知青打断了他的话。

这时，这位远客很仔细听着，好弄清“七姊妹”、“第四个”及刚才的一幕是怎么回事。看得出，他对“茶山坳”这个地名还是熟悉的，而那位刚进来的乡里后生子，也放下了手抓的猪尾巴，微微现出一丝冷笑，不住地眨着眼睛。老婆婆索性坐在一旁，半合上眼在听。

“我总得把前前后后交代个清楚，再最后点题，对吗？伙计！”瘦高个子掉转脸，对远客说上了一句，把远客当做深知世事的“老麻雀”看待，唬得远客连连点头，“可不，人家准是闯过江湖的，听了不吭声，且听下回分解……”

他又甩包袱了，几位知青连忙给他斟酒、劝酒：“喝两盅，润润

喉，别卖关子。”

瘦高个子喝了几口，这才端出全盘计划：“怎么让三姊妹立新功呢？这就看我的了，我现在正积极活动，争取借到工作总团，如今到处派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这县里大都是土包子干部，不能不借助于我们知识青年，只要我进了工作总团，这第一步便迈开了。第二步是我提议，让三姊妹立新功，不能光窝在山旮旯里，如今，新功得立在基本路线上，这比棉花钵又高到哪了？更高的境界，更高的水平，老典型岂不成新典型了。所以，立新功非得进工作队，只要三姊妹进了工作队，这第二步便成了。第三步……”

“好小子，你这比司马懿还足智多谋。”

“去去去，我是什么司马懿？晦气！”

“对对对，你是诸葛亮，神机妙算！”

.....

知青们七嘴八舌，说得正是热闹，后面的第三步、第四步……自然用不着说了，谁知旁边那位远客，也作了惊人之言：

“司马懿也好，诸葛亮也好，我看还不如比作《水浒传》里的王婆，她就是如此一、二、三、四……教唆西门庆的。”

这下子，瘦高个子跳了起来：“好话你不说，这丧气话全给你包了，想讨打是么？”

“我这白面书生吃得上你一拳？”远客连忙退让，“我不过是点破你几句，王婆也罢，西门庆也罢，到头来招惹的全是杀身之祸……”

“你这话中有话！”

“一点不假。”

“未必！”

“只怕不幸而言中。”

“哼，人怕出名猪怕壮，你以为找找红人，自己也会走红是吗？”远客却安稳地坐了下来，抿了一口酒。

大家发出一阵戏谑的笑来。

这位远客，果然是去过茶山坳的，而且还认识那里一位土生土长的妹子。不过，他每次都是匆匆而去，又匆匆而别，没听那妹子讲过

关于七姊妹的事。再说，自己也无心打听那里的事。他想，这次去，不妨问上几句，说不定比这班开口没高低的家伙要了解深呢。那妹子是什么都愿意对他说的。

瘦高个子脸红了，大概是酒全涌到了脸上，他把头一摆，大声道：“不管走红不走红，如今这世道，谁抓住了机遇，谁上去了，谁就是福气，否则，哪怕你满肚子红枣桂圆，没人赏识你，你也是白搭。我倒不认为七姊妹有什么能耐，可她们就是有福气，菩萨脚下开铺——我也不妨伴神享福。她们是我们这个岁月里的福音……”

这时，那位土生土长的后生子也凑过来插嘴道：“你们是说那些用钵子种棉花的妹子？”

“莫非你也想找个？”瘦高个子挖苦道。

“我没见识过人，那些个钵子还摆弄过。我寻思，这里山高水冷，如何种得棉花？一打听，原来她们一到晚上就把钵子收到床脚下去了，屋里暖和，钵子里牛屎也捂得不少，难为她们了……”后生子作了说明，“不过，这没法推广啊。”

“得了，谁同你扯棉花的事，我们在讲人，漂漂亮亮的城里妹子，轮不上你打主意。”瘦高个子嘴巴也够辣的了。

那远客仍固执己见：“可不，她们赖以当典型的事迹就有假，难保以后不一筋斗栽下来……这邻近有个叫吴蓉蓉的，你们总听说了，比你们这七姊妹还红吧？还上过天安门呢！如今是县革委常委了。她不是搞双季稻么？山里搞双季稻，无霜期短，自然不行！去年晚稻全部失收，一个生产队没饭吃，她又死要面子，只好把父母亲二十多年的积蓄全拿来了，给队上买回口粮，也难为她了，可总不能年年这样。听说，她如今要嫁给她那个公社书记的儿子了，表明她扎根山区的决心。那儿子是二百五，还一脸的大麻子……还不知以后怎样。你说，这是福音还是灾星？”

这番话把瘦高个子气得够呛，他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只硬着头皮说：“我说是福音就是福音！我非要去找一个不可！不信，我敢打赌！”

远客笑道：“我说是灾难，不信你试试，不过，送到我门前我也

不一定要!”

后生子听出个子丑寅卯来了，山里人的脾气又来了，他把酒端了过来，说：“好了，别争了，都说有道理，我看，打个赌也行，我当见证人！谁输谁赢，干不干？”

“有点意思。”几位知青附和道。

知青们也都分成了两派，一部分支持瘦高个子，怂恿他立即去“进兵”，显显身手。可也有的认为远来的客人讲得有理，那最后三姊妹是万万惹不得的……七嘴八舌，争论个不休，最后都支持双方打赌。

“赌就赌！再打一斤酒来！”瘦高个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崭新的票子，递给了早已守候在一旁的老婆婆。

老婆婆眯眯笑，把酒打来了。

“我叫张大明，就是本地的知青，沛远城里的人！”瘦高个子拍起了胸脯，“你呢？这模样，比我大不了几岁，恐怕也是没找上女朋友的？”

“我叫秦文昭，就在沛远，是地区农科所的职工。算你猜中了，如今还是单身一人。”

见证人忙开了口：“我叫吴云昌，就是本县吴家湾的人。只是，拿人的命运来作赌注，也实在叫人心寒……”

“你大概也是光棍一条！”张大明一笑。

“吴家湾穷出了名，讨媳妇，这世莫想了，所以只到这里讨点彩兴。”吴云昌倒说得本分，“来吧，秦大哥，人都有不痛快的事，不赌，也算热闹热闹。”

“咣啷！”碰杯了！

于是，三人，一人一杯酒落肚，算是打上赌了。

“我就照计划执行，三年后见分晓。”张大明说。

“如何三年了？”吴云昌不解。

“得花半年搞外围打扫，半年中心突破，成了家后，总得混上两年，才知道是福是祸嘛。”瘦高个子颇有心计。

秦文昭笑了：“三年就三年，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你反正跑不了

哪去，无非是回城，那更好打交道了。到时，只看证人有没有缘分进城来。”

“得了，到时，我破费几个钱，也得去见个分晓！”吴云昌豪爽地说。

秦文昭、吴云昌和张大明这帮知青们，陌路相逢，却把各自的点心凑到了一起，热热闹闹地痛饮了一番。这御寒的白水酒，竟成了他们相识的媒介物，也许彼此间早有缘分？只有那位老婆婆，又回到了高柜台上，应酬新来的顾客了。

终于，几位知青，扶住醉醺醺的张大明，歪歪倒倒地往外走了。这一夜，他们又不知闲逛到哪个知青点，各自唱一通此时禁唱的“黄色歌曲”，诸如《拉兹之歌》，《异乡寒夜曲》之类，又可以混得一顿饭吃，还不知谁家的老母鸡该遭殃了……

吴云昌把头巾绕好，扎紧，自觉周身的寒气已经退尽，也准备起程了。可老婆婆正和秦文昭搭讪，有几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小伙子，你说的是正理。那三个妹子要有一个找上你，那倒真是福气。”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身体也差劲，伺候不起这些名人。”

“莫把她们看成一色的……不过，要是刚才那位知青找了她们，那才真正是灾祸。我几十岁了，讲话没有假。”

.....

这老婆婆也真有点意思，同样是三个妹子，要找了这秦文昭，她们是福星；可找了张大明，却又成了灾难。这里面能有点儿人生哲理么？她毕竟是多吃了几十年茶饭的人了。吴云昌不由得打量老婆婆一阵，可她太一般了，与这山里的老人家都差不多，瘦精精的，眼却很有神，用山里话说，是号“筋骨人”，经得熬，七八十岁还可以挑柴上山下山。她顶多六十吧，只是山里，过了五十便爱作老婆婆打扮，不显老也要装老。知青以为她耳背，这可大错特错了，这号老人耳聪目明，什么都听得清白，什么也看得分明，只是不说出来罢了。不过，她有一点说得荒唐，远道而来的秦文昭，又如何会找上深山坳里